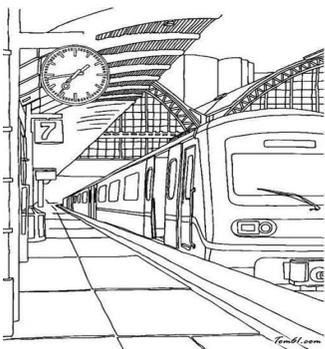


◎人生感悟



草原上的汽笛声

有一种声音犹如天籁之音,一直在我的心里寄存,那就是火车悠悠的汽笛声。

我家在铁道旁边,大约三十米左右的距离,每当夜深人静,总能听到悠长的火车汽笛声,刚开始住在这里,有点不太习惯,后来听不见火车的声音又感到缺少点什么。我的工作就是出版印刷,经常在晚上校对稿件,有时在困倦之时,一声汽笛声除了划破夜的静寂之外,还可以解除我的疲劳。我站在窗前,听着汽笛声,思想的野马和远去的笛声一起奔向远方,我在家里从听火车的声响就可以分辨出是货车还是客车,可以分辨出是慢车还是快车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的童年在阴山脚下的土默川平原渡过,从读小学念初中到上高中,一直在旗所辖的学校就读,没有出过远门,没有坐过火车,偶尔看着一列绿绿的列车在蒸汽机头的牵引下,喷着白烟,拉着长长的汽笛,铿锵有力的驶向远方,我只是望车兴叹,凝望着这条钢铁巨龙,也憧憬着什么时候能登上它,享受一下坐火车的感觉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参加了全国高考,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铁路学校,在学习了《铁道概论》等铁路专业知识,对铁路这个庞大完整的运输系统有了轮廓性的认识,毕业之后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铁路发展建设的行业中来。刚参加工作,感觉坐火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后来由于工作需要,坐火车已经是一件不能缺少的工作。几十年来,我目睹了铁路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,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,从电力机车到高铁时代。工作之余,我也收藏了一些铁路的老物件,这些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东西,它们静卧在一个角落,回味已逝的韶光,也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心声。到现在我珍藏着一张留有一个缺口的硬板火车票,若干年前这张简单而朴素的东西,今天拿出来显得弥足珍贵。这张硬纸票也承载了几代铁路人浓浓的思念情愫。

沧海桑田,时光荏苒,2019

年呼和浩特到北京通了高铁,高铁线穿越了地形复杂的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。过去的京包铁路线,是1909年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,京张线的贯通为京包线的开通奠定了基础。我们不难想象在崇山峻岭中打通这条铁道线的难度,在那个艰苦的岁月,他们是开路先锋,我们应该向开一代铁路建设先河的前辈致敬!

今天高铁在内蒙古大草原穿越,又一次改写了时刻表上的速度,风驰电掣的高铁伴着欢快的汽笛,在绿浪簇拥的草原上驰骋。

文/秦登荣

◎云淡风轻

夏天的色彩

如果将夏天画在画纸上,那么它的色彩一定是五颜六色的。夏天可以是绿色的,可以是红色的,可以是黄色的,也可以是紫色的。这种种的颜色,构成了五彩的夏天。

走进夏天你会发现,天变蓝了,云变白了,路边的小草绿了。夏天是一个视觉效果极好的季节,那火红的太阳,也给夏天添加了几分颜色。记得女儿曾对我说,她想把夏天画下来,绿的黄瓜,红的番茄,紫色的茄子……这样一幅画作,一定是很美的。

对于夏天,我是喜欢的。夏天不仅让人在视觉上感觉到真舒服,更会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。

的确,夏天带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干净利落,不拖泥带水。喜欢夏天的色彩,喜欢夏天的性格,喜欢夏天的一切。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屋及乌,因为喜爱这个季节,所以附着着喜欢上这个季节里所有的东西。就像此时的我,一走进夏天,内心就是非常的喜悦。

夏天的色彩体现在生活当中,不仅仅是那不同色彩的蔬菜瓜果,还有的就是街头上各种色彩的衣衫。每到夏天的时候,我总是喜欢给自己买上几条色彩不同的裙子,每当穿起这些裙子的时候,便让我觉得自己真正融入到了这个季节。

对于这个季节,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是美的。傍晚时分,特别喜欢一家人,一起去江边边坐坐。吹江风,看日落,当金色的夕阳渐渐落下的时候,天地间变成了金色,那一道金光铺在江面上的时候,景象壮观。

这个季节怎么那样让人喜欢呢?或许是为了夏天里的这种种色彩,或许是因为夏天的热情似火。人生原本就该这样,以夏天的性格去面对尘世中的一切。热情积极,对待任何事情的时候,都应该做到乐观向上。

文/朱凌

◎城市笔记



刚子妈

刚子妈最近没来跳广场舞。最近连续降雨,小区中心广场没法跳,她们就转移到广场遮阳棚下,可是连着几天,遮阳棚下也见不着她们身影。

刚子家这几天忽然热闹起来,我看见大妈们提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,她们又要集体出游?去年她们一行去了北方,转了快半个月,顺路还去了刚子所在城市。刚子正在读军校。刚子妈提起自己儿子满满自豪感。

西河口是大湖伸入城市的一处亲水公园,接连一个多月雨水,湖水漫涨。西河口开始火速堆积沙袋,阻挡外水入城。我参加了城市志愿者队伍,与大伙一起,装砂石,然后运到水坝的指定位置,一层层堆高。为了防止崩塌,再一圈圈加固。

前来增援的战士们选择了围城最艰难一段。一上午连续作战,堤坝得到加固,人被累到崩溃。我靠在沙袋边,拧开一瓶水,打量着不远处的战士们。确切说,他们还是一群孩子,也是大多从小惯养。不过看看刚才战士们护堤,列队军容整齐,行动虎虎生风,孩子们通过部队锻炼果然不一样,这让我想起了刚子。

忽然,我看见堤坝下封路护栏口,一辆电动三轮正和值班交警商量着什么,后面跟着十来位大妈,领头的眼熟,这不是刚子妈么?

电动三轮来到堤坝下,大妈们忽然有序起来。她们拉开货箱上的雨布,从塑料箱里取出一摞纸杯,提起保温壶,来到战士们和志愿者面前。刚子妈大着嗓门,“大伙辛苦了,我们来给你们送绿豆沙和姜汤!”刚子妈提壶端杯,走到战士中间,“多喝点啊!这雨下着容易着凉,暖暖身子!”看着战士们喝完,她满脸高兴。“来来,还有五香鸡蛋和蛋糕,都是我们自己做的,喝好吃饱!”大妈们从保温箱里拿出热乎乎的五香鸡蛋分散着。

刚子妈走到一位晒得黑黑的小战士面前,“你干活手脏,阿姨给你剥好,递给你吃。”刚子妈将剥了壳的五香鸡蛋递到战士嘴边,笑意盈盈,“不着急,慢慢吃,别噎着。”

场外有摄影记者路过,见到

大妈们举动,赶紧跑到现场抓拍。刚子妈一挥手,“别拍我们,多拍拍这群战士还有防汛志愿者。”

“你们怎么想起为战士和防汛志愿者送食物的?”摄影记者问道。

刚子妈微微一笑,望着身边的战士们,“瞧见这些孩子,我就想起自己儿子,我的儿子也是一名军人,此时此刻正在长江防汛最危险一段大堤上!”

文/杨钧

◎非常记忆



灯下漫笔

换了休息室,床头柜上有个台灯恰好是发黄的颜色,前几天晚上打开台灯,随手翻开一本书,我突然好像回到了二三十年前。

小时候和姥姥姥爷睡一个大炕,我睡西边姥爷睡东边,姥姥睡中间。姥爷和我的头顶各有一个台灯,每天晚上,我们各自打开台灯,我看《汤姆索亚历险记》,姥爷看各种我看不懂的书,姥姥夹在中间抬着胳膊抱本书,一会儿滚姥爷那边,一会儿滚我这边,蹭台灯。滚姥爷那边,光线不好,姥爷后背太宽大,到了我这,我和“姥姥精”一个眼神对视,就得要求她给我念。我喜欢那种老台灯发黄的光线,大部分姥姥念的内容都不记得了,就记得姥姥身上都是友谊雪花膏的味道,记得姥姥有个白背心上有个小窟窿,听书的时候,总得抠几下。姥姥念累了,我俩就关灯睡了,姥爷的灯会亮到很晚,有时候早晨我醒来,姥爷的灯还亮的,闹不清是一晚上没睡,还是醒来又打开了灯……前几年姥姥家拆迁,我回去特意照了炕,照了台灯的插口,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台灯,更没有在台灯下看书写字了。

这个发黄的灯光,我真是喜欢。樊登说,阅读的高度决定人精神的高度。我其实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爱看书的人,加上我妈的教育影响,觉得看书是件穷酸羞耻的事。所以阅读到什么程度,有什么精神高度,我其实不很关心,但是,看书确实很静心。听书,看电子书都代替不了纸张的质感和油墨的味道。现在的书越来越少油墨味儿了。铜版纸印刷的书里有一种怪怪的味道,虽然不如油墨味,但是有总比没有强,小时候斥巨资买过两本精装彩页《影响世界的大科学家》里

就有那种味道,这种味道现在的书里还是有的。看书的时候,还容易“自在”,追求自由不容易,可以追求自在。拿手机看视频玩游戏大都是过程刺激,傻乐之后总有些空虚。相比之下,能安静的看会儿书,心满意足的合上书的那一刻,总觉得是得了大“自在”。

享受台灯下的一束光,看到让自己心满意足的文字,便是得了大自在。

文/曲妍

◎清浅时光



有风吹过

日头火辣辣的燃烧着,大片棉花状的云朵在天空肆意翻滚,北方的六月如果没有一场雨,大地将会没有生机。每一滴雨都会汇成一条河,流向等雨来的心。

你听,风来了,夹杂着泥土的芳香,那是雨的味道。你听,雨来了,它们从云层里跌落到人间,它们是欢快的、热闹的。你看,挂在天边的彩虹,它是那样的鲜艳。

喜欢听雨看雨。早晨的雨是匆忙的,车流、人流在明晃晃的雨里奔跑,朝着各自的方向。彩色的雨伞下那个匆忙的身影,还有在雨里淋湿的那个人,忙着找躲雨的地方。我在车窗里静静地等熟睡的孩子醒来,想在雨后带他看被清洗过的街道和草木。

午夜的雨是孤独的,在轰隆隆的雷声中噼里啪啦地敲打着窗棂,熟睡的那个人被惊醒了。雨时缓时急,雷声时近时远,熟睡的孩子、划过夜空的闪电,宁静的夜晚被雨打破了,雨却小了,停了。第二天清晨,推开窗户,把雨后的芳香请进家门,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变得新鲜了。

雨后的大地热闹了起来,草木上滚落的雨滴,水塘边的蛙鸣声,忙着跑出来透气的蚂蚁,地里的庄稼舒枝展叶,在一夜间长高了许多。地面上深深浅浅的水洼,那些调皮的孩子专门跑进水里踩着脚,溅起的水花逗得孩子们咯咯笑。

有风的日子,雨也来了。那些成片的花海在雨后娇艳欲滴,黄色的雏菊、红色的大丽花、粉色的格桑花……喝足了雨水的它们争奇斗艳。赏花的人嘴角上扬,仿佛自己也是那风中的一朵花。

文/寒岛